畿輔水利議

總敘

竊惟

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

國遠猷務為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

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概想遺蹤稱道勿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

畢輩歷歷議行皆有成績

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竊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爲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脩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敷所運縱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

可作水田之地閒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爲沮洳或納
海河而延爲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爲上腴謹考
宋臣郟亶郟僑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
畝若俟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
三年舉而復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閒成法先於官
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
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
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運之船便可
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覈其一半之數折

徵南漕以爲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鎭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
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兩而糧船旣不須起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爲撙節上以裕
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除絕無調劑旗丁之苦
朝廷萬年至計似在於此謹薈萃諸書擇其簡明切要可備設施者條列事宜析爲十二門首臚水田利益

國計民生明當務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績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專責成次優勸獎齊心力勵勤能也次輕科則以絕顧慮次禁擾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議阻撓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經畫可施次以田制溝洫而營種之事備焉經畫既施美利務在均平故攤撥次之美利既昭見小終貽遠害故禁占礙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樂利而營田之能事畢矣凡所鈔輯博稽約取匯次考古專尚宜今冀於裕

國便民至計或稍有裨補云臣林則徐謹敘

畿輔水利議目錄

開治水田有益國計民生

乾隆二年七月

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爲本而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蓄藏充裕緩急有資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農事豫籌畫於平時斯蓄洩得宜潦則有疏導之方旱則資灌溉之利非可委之天時豐歉之適然而以臨時賑恤爲可塞責朕御極以來宵旰憂勤惟小民之依是咨是詢前後諭旨諄復再三但化導自在有司而督率則由大吏近日直省督撫惟甘肅巡撫德沛到任後卽以興水利裕倉儲爲

請署陝西巡撫崔紀亦有勸民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民食知本計之所當先其餘能盡心於吏治官方命盜錢糧諸事者尚不乏人而於民生衣食本源未能切實講求地方守令亦惟刑名錢糧自顧考成至以愛養百姓爲心留意於稼穡桑麻如古循吏所爲者蓋不可得卽如直隸今年夏初少雨則以燥旱爲憂及連雨數日尚不甚大而永定河遂有漲溢之患決口至四十餘處低窪之地多被水淹雖因山水驟發然水性就下其經行之地自有定所設豫爲溝渠以洩之爲塘堰以豬之自可以分殺水勢不致匯爲洪流衝突漫衍

如此之甚是皆平日不能豫先籌畫所致也各該督撫有司
務體朕痌瘝乃身之意刻刻以民生利賴爲先圖一切水旱
事宜悉心講究應行修舉者卽行修舉或勸導百姓自爲修
理如工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卽行奏聞妥協辦理與利除
害俾旱潦不侵倉箱有慶以副朕惠愛黎元至意
明史列傳徐貞明著潞水客談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
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此
可常恃哉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
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

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民居多没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羅重傜之苦田墾民聚則傜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

屯政無不舉矣利十

國朝沈夢蘭五省溝洫圖說溝洫之設旱潦有備利一淤泥肥田墝确悉成膏腴利二溝涂縱橫戎馬不能踰越足資阻固利三貿遷舟載通行車脚費省物價可平利四蝗蝻阴作溝深易於捕治利五西北耕田人力無所施用俗語所謂望天收溝洫既開縵田悉作甽田利六西北地廣人稀歲入無多家無蓋藏水利興將饒沃無異東南利七東南民奢而勤西北民儉而惰以西北之儉師東南之勤民食自裕利八邪教之起由多游民百

姓皆從事於隴畝風俗自靖利九東南轉輸一石費至數石故昔人謂西北有一石之收則東南省數石之費利十河流漲發時憂衝決五省徧開溝洫計可容漲流二萬餘千丈利十一漲流既有所容河隄搶築歲費漸可裁省利十二軍政莫善於屯田溝洫通利荒土悉可墾種因此召募開屯不費餉而兵額充足利十三經畫一定邱段分明民間無爭占之端里胥無飛灑之弊利十四每地方二十里同溝共井相救相助聯保甲與社倉諸事便易利十五

徐越畿輔水利疏臣考之太倉每歲漕糧所入僅敷一歲所出之數現值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輸輓難前賑貸莫繼無論東南之凋瘵無策以拯即

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時而始爲區畫亦已晚矣查漕糧原有常額每年尙可留餘祗緣歲有一百六七十萬澇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若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不致荒澇澇糧得以議省則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之存賸不三年即可有四五百萬之積

儲雖遇天時凶災河道阻塞而

國家有備無患非寔經根本之重計乎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藉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地利廢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災歲無常獲若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大興水田庶幾人事修而地利登非但八旗屯丁車鋪盈視無藉倉撥而各府民田由此盡墾即東南之民力可甦近畿之盜賊可息何也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合公私計之大約石米到倉費銀四五兩不等而

領出撈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

徒困而

國計何裨水利興則米穀多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本京

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辦漕之民力不於

此而甦乎至於西北米多價重生理各足既無曠土自

無遊民誰復迫飢寒而甘為盜賊此又不弭盜而盜自

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

國帑旗營民夾有過於大與

畿輔水利者也

陸隴其論直隸興除事宜書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請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奬勵此亦一策

也

李光地飭興水利牒北土地宜大約病潦者十之二苦旱者十之八而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者由於水利不修今通飭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疏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穫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倉貯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較之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而什

佰也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天災國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拙一而漏百何如挪百萬於水利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縱有堯水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屢廑

聖懷議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穫素裕自然一一蒲有資臣訪問直隸士民皆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歲入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

亟駁輕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蓄藏

且雨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盛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

直隸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乃

聖人罪己之懷談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燮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

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

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旱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

謂隱寓之河防

臣則徐謹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

而知其種樹藝之事繁矣而王畿之內惟稻人設專官

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較諸職特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

最豐又性宜水爲之溝防蓄洩之制天時不齊可以人

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爲天下本務稻

又爲農之本務而畿內藝稻又爲天下之本務我

朝劭農重穀

列聖相承茆檐耕織悉被

宸章海澨雨暘動關

聖慮稼穡惟寶艱難周知固已立萬世不拔之基矣而

畿輔農田水利歷經奉

旨興修藝稻迄猶未廣今

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

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

也乃觀潞水客談所述及

本朝諸臣奏疏先後指陳稻田利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

上裨

國計者不獨爲倉儲之富而兼通於屯政河防下益民生

者不獨在收穫之豐而并及於化邪弭盜洵經國之遠

圖尤救時之切務也今誠逐條研核確信夫營田藝稻

實爲根本至計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萬年美利旣

不難操券以覯成假截經營乃可與吏端而圖始而土

宜之辨已事之徵可遞詳矣

直隷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

元史列傳虞集進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徐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

明史列傳徐貞明上水利議曰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

以瀦水稍高者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

明史河渠志萬歷三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言易水可溉金臺滹水可溉恒山唐水可溉中山滏水可溉襄國漳水可溉鄴下而瀛海當衆河下流故號河間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皆有宜各設壩建閘通渠築隄用南方水田法六郡之內得水田數萬頃畿民從此盈餘永無旱潦之患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也

明汪應蛟海濱屯田疏天津可墾荒田連壤接畛若盡為之開渠以通蓄洩築隄以備旱澇每千頃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取以灌溉於河無妨白塘以下多官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為民地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疏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國家萬世之利哉

而

國朝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北方本三代分田授井之區

畿輔土壤之膏腴甲於天下東南濱海西北負山有流泉

潮汐之滋潤無秦晉巖阿之阻格豫徐黃淮之激盪言

水利於此地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

又京東水利情形疏薊州運河東南至寶坻會白龍港

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泝水達海河身深闊源遠流長請

於下倉以南建橋下閘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多開溝

澮遠近貫注用之不乏矣泝水又名還鄉河沿河一帶

建閘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玉田本屬稻鄉夾河爲

湖引流種稻足資灌溉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

導河隨取而足縣南接連大泊平疇萬頃土膏滋潤陡
河自館山東流繞縣而南傍河稻田數百頃農多饒裕
若推而廣之兩岸良田不可數計灤州之別故河若疏
通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龍溪沂河之間地
勢平衍土岡環之東南一望無際皆可播流而溉西南
則游觀莊引泉可田南則稻河吳家龍堂等處引河可
田西北則自沙河驛東榛子鎮西流清而腴地平而闊
沿岸一帶建壩開溝無處非水耕火耨之地遷安之桃
林河泉河三里河夾河皆可田黃山之麓清泉噴湧即

還鄉河所自出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之勢盧龍縣北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

又京西南水利情形疏胡良河所經地稱膏腴溝渠圩岸宛若江南擴而廣之房涿之間皆稻鄉也涞水一派石亭赤土樓郵杭稻最盛而河流所經之定興新城等縣亦霑澆灌之利三易水曰濡曰武曰雹俱挾源泉分流疏渠其勢甚便一畝泉流爲淸苑河五雲石臼二泉流爲於水河蒲水伏流復見爲五郎河九龍泉繞嚴都

而入方順河源盛水饒疏而引之不可勝用也滱水入唐縣為唐河橫水會之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而所溉尤多南入定州白龍泉會之傍河諸邨皆圩岸也推而廣之所得稻田難以頃畝計矣派水經新樂定州沿流多資灌溉滋河經靈壽為慈水沿流皆可田伏而復見繞無極經深澤疏流成渠天然水利也洨河至欒城合北沙河而流始漸大澆溉可資但岸高難以升引應作壩壅之俾水與岸平開溝二三尺縱橫俱可通流涓滴皆為我用矣伏秋水漲則決壩洩

之旱澇無虞萬全之利也聖女河源出任縣泉從地湧引流可田牛尾河百泉河源出邢臺作閘節宣沿流一帶皆水田也滏陽河源出磁州至邯鄲會諸沁二水貫大泊而與滹沱水合所經之處皆可疏渠灌稻南北二泊爲二十餘河之委匯而水口河身均多淺隘今應展寛深導南泊之水歸穆家口北泊之水入滏陽河積澇日消舊岸漸復四圍涸出之地尚可以數計哉然後作小隄以繞之多開斗門疏渠種稻則沮洳之場無非樂土也

畿輔通志京東輔郡負山控海泉深而土澤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疏鑿成田寶坻縣營田引薊運河潮水按明臣袁黃爲寶坻令開疏沽道引戽潮流教民種稻蓋潮水性温發苗最沃一月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浙閩所謂潮田也京西諸河匯於西淀新安三面皆瀕水匯注歲失耕稼賢王爲開河分浪築隄捍禦沮洳遂爲樂土秔稻徧野蒸蒸殷富安州居其上游積淀環繞地多汙萊聞新民坐獲美利州人羡之相率墾治澤引河

流自行插蒔營田收穫甚豐淶水縣稻子溝盡係稻得名涿州有督亢亭舊迹亦土壤膏腴之證文安為七十二淀河匯聚之區土人於淀河傍淀處芟葑蒔稻多獲豐收大城為子牙河所經土性膏腴最為宜稻之區滿城一畝泉湧地噴珠雞距紅花等泉連綿相接灌溉優渥宛平盧溝橋西北營田引桑乾河水明臣徐貞明言桑乾水經保安境上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今保安懷來稻田最盛皆於上流疏引隨高下以作溝洫淤泥停壅不獘而肥苗發穎聚所收倍於他水是亦桑乾可田

之一證也京南西帶重巒源泉並注交流會於大泊形如聚扇元臣郭守敬言滏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可溉田三千餘頃大陸澤爲上流之豬下流之源澧河源於大陸源大流盛夾岸汲引其利尤溥邢臺百泉時出不窮不惟利周本邑兼可潤及鄰疆天津營田全資潮汐一面濱河三面開渠潮來渠滿則閘而留之以供車戽中開溝塍地埂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旱澇皆前明汪應蛟遺制也

又永定河濁泥善肥苗稼凡所淤處變瘠為沃其收數倍河所經由兩岸窪皺之地甚多若相高下開濬長渠如懷來保安石徑山引灌之法分道澆溉則斥鹵變為肥饒而分水之道既多奔騰之勢自減從高而下由近而遠一河之潤可及十餘州此亦轉害為利之一奇也

畿輔安瀾志渾水性肥所過變斥鹵為膏腴昔年文霸所屬信安勝芳等邨乃濱水荒鄉自康熙戊寅開河以後濁流旁衍地肥土潤今且畦塍相望宛如江南

又盧溝橋以上之修家莊地居山麓大半沙磧乃農人

自營稻田歷今數十餘年不廢蓋務此者皆晉人性習勤而無畏難故業成而卒享其利其藝稻之法亦列石渠卽於沙石之上引水留泥復於四五月河水消細之時過水而上借以插秧水足則仍洩於本河正定平山引滹水植稻亦用此法上而宣大間處處可引惟在賢有司實心勸導示以有徵之成效課使各自營力斯善於興利者矣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臣請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厥田中中今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

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飢此此附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雖其土壤人息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開狐奴稻田民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儁修督亢陂為利十倍督亢今之涿州也東西二淀為宋何承矩塘濼之遺天津十字圍乃明汪應蛟屯田之舊址之竹册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為巡撫請與河開水田言涿州水占之地每畝鬻錢二百尚無售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眾情欣悅

又聞石徑山有莊頭修姓能自引漳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澇不致爲災又聞磁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每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蘄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十餘口令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

臣則徐謹案稻水穀也西說六府始水而終穀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近在內地者無論已迪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

錫以嘉名臺灣懸閩海之中而有潮可通產米甲於諸郡此皆

從古天荒開闢

本朝而一經耕治遂成樂土況

神京雄據上游負崇山而襟滄海來源之盛勢若建瓴歸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泊以大其瀦蓄有潮汐以資其潤澤水脈之播流於全省若氣血之周貫於一身輿衍之資天造地設是有一水卽當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卽當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爲沃之方恐狃於成見必將以水土異性爲疑今且不敢遠徵斷自元明建都以來數險諸策固已言之

鑒堅試之有效而我
朝怡賢親王周歷經度疊次疏陳參之諸臣奏議三輔志
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經逐段指出則昀昀
畿甸實具天地自然之利尤爲萬無可疑今卽水道之通
塞分合不無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
不廣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興水利者可以
考求遺迹實力舉行矣

歴代開治水田成效考

後漢書列傳張堪拜漁陽太守廼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水經注魏將軍劉靖以嘉平二年道高梁河造戻陵遏開車箱渠灌田歲二千頃至景元三年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徑昌平東盡漁陽潞縣灌田萬有餘頃

魏書列傳裴延儁轉幽州刺史修復范陽郡督亢渠漁陽燕郡戻陵諸堰溉田百萬餘頃畝

隋書食貨志齊皇建中開督亢舊陂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

册府元龜隋開皇中幽州都督裴方行引盧溝水開稻田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唐書地理志漁陽郡三河有孤山陂溉田三千頃

宋史列傳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疏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乃以承矩為制置屯田使俾董其役自順安以東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

又食貨志咸平六年知保州趙彬分徐河水南注運渠置水陸屯田天禧末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

唐縣志金泰和六年縣尹劉弁開渠引唐河灌田數千畝又導而東以溉完縣諸田

又明萬歷二十七年知縣楊一桂濬渠引唐河溉田一千餘畝明年復大開濬引唐河東注歷唐縣三十五邨完縣三邨溉田二百餘頃名廣利渠

元史本紀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

百萬餘石於是西至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鎭凡係官地及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歲乃大稔

明史河渠志永樂八年濬定襄故渠引滹沱水灌田六百餘頃萬歷三十年眞定知府郭勉濬大小鳴泉四十餘穴溉田千頃邢臺達活野狐二泉流爲牛尾河百泉流爲澧河建二十一閘二隄灌田五百餘頃天啟二年命太僕卿董應舉管天津至山海屯田規畫數年開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

明史列傳萬歷十三年九月徐貞明領墾田使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三月墾田三萬九千餘畝

新安縣志萬歷間邑令張廷玉開王家橋下三渠用雹水灌田一千五百餘頃

懷安縣志明兵備道胡思伸浚惠民渠引洋河之水溉民田數萬頃皆成膏腴

明來復保安衛水田記萬歷四十六年兵備道胡思伸疏淪保安西一渠開田十萬餘畝秔稻兼利比於江南

汪應蛟海濱屯田疏天津葛沽一帶咸謂此地從來斥

鹵不耕種間有近河種豆者畝收不過一二斗臣竊以為此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以閩浙治地法行之未必不可為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隄一時並興計蕎沽白塘二處耕種共五千畝內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三千畝種菽豆旱稻蕎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鹻立槁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法可行於北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膏腴矣

畿輔通志天津營田康熙間鎮臣藍理所開也河渠圩岸

周數十里墾田二百頃召浙閩農人數十家分課耕種每田一頃用水車四部秋收畝三四石

又京東局雍正四五六七十一等年玉田縣引小泉煖泉孟家泉藍泉箏河之水營稻田三百八十四頃二十畝豐潤縣引陡河泥河黑龍潭楊家泮等水營稻田四百十五頃十一畝遷安縣引徐流河三里河黃山泉河之水營稻田十六頃二十七畝灤州引沂河煖泉稲山泉館水營稻田二十九頃八十二畝平谷縣引泃河及山泉營稻田六頃十一畝薊州引大小海子等泉之水

營稻田五十六頃五十六畝寶坻二縣引薊運河潮水營稻田二百十五頃八十六畝武清縣引鳳河營稻田十八頃二畝

又京西局雍正五六七十一十二等年新安縣引雹河依城河及淀河之水營稻田八百九十一頃五十五畝安州引依城河及淀河之水營稻田十六頃三十八畝安肅縣引督亢陂及雹河之水營稻田一百七頃五十六畝唐縣引唐河水營稻田八十一頃六十九畝慶都縣引漥池北隆堅功湧魚等泉之水營稻田十二頃五

十三畝淶水縣引淶河營稻田二十二頃二十八畝房山縣引拒馬河挾河之水營稻田二十六頃四十四畝涿州引拒馬河胡良河之水營稻田三十頃六畝霸州引中亭河營稻田一百一頃三十五畝任邱縣引白洋淀營稻田八十五頃八十畝文安縣引會同河子牙河之水營稻田四百五十九頃四十畝大城縣引子牙河營稻田二百三十二頃九十七畝定州引小淸河馬跑泉之水營稻田六十二頃四十七畝行唐縣引遙花池及龍泉之水營稻田十四頃十二畝新樂縣引海泉湧

泉之水營稻田三頃三十六畝滿城縣引一畝雞距等泉之水營稻田二頃二十一畝宛平縣引永定河水營稻田十六頃

又京南局雍正五六七八等年磁州永年平鄉引滏陽河水營稻田一千二百十頃七十三畝任縣引滏陽牛尾等河之水營稻田一百二頃四畝正定縣引大小鳴泉方泉玨泉之水營稻田三十二頃七十九畝平山縣引滹沱河冶河之水營稻田三百四十頃十八畝井陘縣引冶河水營稻田四十七頃二十畝邢臺縣引百泉

河及蓮花坡金等泉之水營稻田八十六頃九十六畝

沙河縣引百泉河及小澧等泉之水營稻田五頃六畝

南和縣引百泉河水營稻田八十五頃五十五畝

又天津局雍正五年六年天津州滄州靜海縣及興國

富國二場引用海河潮水共營田四百八十七頃四十

三畝

怡賢親王請改磁州歸廣平疏明臣高汝行朱泰等於

滏陽所經建惠民八閘以資灌溉沿河州縣民皆富饒

秔稻之盛甲於他郡

劉於義南府水利疏鉅鹿向有鹻地四萬餘畝不能耕種乾隆九年知縣詳明建閘引水澆注凡經水之地鹻氣頓除布種秋禾收成豐稔

一統志寶帶渠在怯汞縣城外縣人鍾其濼鑿渠引水縣境鹹土自後遂成水田

畿輔安瀾志阜平縣農民沿沙河開渠引水營田自乾隆十年以來得稻田八十餘頃

臣則徐謹案天下事創則難與慮始因則易與圖功故治地莫善於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時

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課稻於北似創而實因也時舉
其言水利大興鄉元標嘗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
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竊謂今日用因
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遺迹而修復之因現在之成效而
推廣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講一
旦興舉事同創始利益雖宏士宜雖得而未經試可人
將不信宋何承矩規畫塘濼人多議其非便發言盈廷
承矩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衆始信服不二年
葦穗送闕功效大著至今畿南秔稻猶其遺澤承矩蓋

善於用因者矣今歷稽開墾成績著之於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圖可索信而有徵主議者既決然於說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曉然於功之有可據或就廢堰古渠之迹尋訪遺規或即議為倣效之鄰講求成法而一切營墾事宜可舉而措之矣

責成地方官興辦毋庸另設專官

明徐貞明潞水客談得人固難是必有經略之功而無紛更之擾則善矣世有能任之者不必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必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與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惟選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致也

國朝怡賢親王定考核以專責成疏臣等疏濬水澤營治稻田所有完過工程例應交地方官收管各處水田溝洫必須每年經理令管河各道督率所屬州縣按時修

濬但考成亦有定例河道無憑舉劾請嗣後計典將水利營田事實逐一開註由河道結送督撫以定優劣

孫嘉淦覆奏消除積水疏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衆說紛歧臣等不能親身閱視即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邨莊則詳細委折仍須責之州縣

范時紀京南窪地種稻疏伏查京南霸州文安大城固安寶坻天津靜海滄州青縣等處地勢低窪遇雨水稍多或河流泛漲動輒淹爲巨浸若不設法疏治久之地

敵恐皆廢棄請令直隸總督於所屬府廳州縣內遴選
素日留心地方民瘼之員於此十數州縣地方詳細踏
勘何處何邨可以展挖溝渠疏濬支河添築隄埝作爲
稻田一州一縣行之有效將該處承辦官從優議敘使
他邑觀效積漸而廣自可變瘠爲腴
工部議覆御史湯世昌西北各省疏築溝道疏應如所
奏行令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於每年農隙時親往履勘
督辦工竣後册報道府前往查勘果係實心任事之員
行之有驗即備詳督撫於考課殿最時臚爲一條儻或

漫不經心甚至縱役滋擾亦即糾參示儆

臣則徐謹案周人重農故農官莫詳於周禮漢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參軍皆於守令而外特設專官藉以養民裕

國本是守令之事若設官專領於民情之苦樂地方之利弊不必周知而既無司牧之權則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牽掣若仍須會同地方官又易啟推諉歧視之漸且多一衙門多一冗費即鄉邨董勸之人如農師田長等名目亦不必設恐奉行日久實去名存徒滋閙

開浮費也守令爲親民之官情形熟悉應飭其勤恤民隱實心任事者勸之經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稍之盈絀課其殿最不煩更張而事可集故當創行之始相度水泉經畫地畝以及招募農民試種倡導章程自宜專簡大員核定辦理俟事有端緒效可廣推則專責之地方官爲便

勸課獎勵

雍正二年

諭直隸督撫等官朕惟撫育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廑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甯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從毫妨於農業者必

總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小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量度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蘋果可以佐食梧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

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轉移爾督撫等

官各體朝廷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儻視爲具文茍且塗飾或

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明徐貞明潞水客談設得收養斯民者擇其勢順功敏

之處募願就之民經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

知水利之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

自集至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邊地屯

田以餉軍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制廣世藏

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其道有三優復業之民立

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

袁黃皇都水利書宜賞功論元泰定中虞集進言京師之東聽富民欲得官者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至正間脫脫略仿集議於江南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能募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

所募之人嘉靖中秦藴言畿輔之地水土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仍又仿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其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果能勸課有法不吝超遷則三數年後必有萬倉之積矣
徐光啟農政全書墾田疏墾荒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帑摺祿之法計非武功世職如虞集所言不可惟集言世襲如軍官之法所擬不管事不升轉不出征空名而已用在爵在去其田隨去其爵即世襲又空名也
但恐空銜人未樂趨故必以空銜爲根著而又使得入

籍登進以爲勸

大清會典康熙四十三年天津附近荒棄地畝開墾一萬畝以爲水田行令各省巡撫督撫廣江南等處水耕之人出示招徠計口授田給與牛種

許承宣西北水利議

國家廣開事例以佐軍需今次第底定將停事例以澄敘官方矣何不即用見開之例於西北各省每縣增設農田官此日之品級與他時升轉皆得比縣令而以其捐納之數募耕夫庤錢鎛買犢儲種并償民之之棄熟田爲

水道者

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請擇沿河濱海施功容易之地設營田專官經畫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其有力之家率先遵奉者圩田一頃以上分別旌賞有能出資代人營治者民則優給官則議敘仍歲收十分之一歸還原本至各屬官田約數萬頃請首先舉行爲農民倡率其濬流圩岸以及瀦水節水引水斥水之法一一酌量地勢次第興修一年成田二年小稔三年粒米狼戾小民覩水田收穫之豐饒

自必鼓舞趨效將凡可通水之處無非多稼之鄉矣

戶部議覆大學士朱軾條奏一自營己田者照田畝多寡給與九品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以示優旌一效力營田者應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别録用一墨誤降革之員效力營田者准其開復一流徙以上人犯效力營田者准減等

臣則徐謹案魏書高允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三萬七千畝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三萬斛況以

天下之廣平旨哉斯言其著勸農之利可謂約而達矣
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爲水田易雜糧爲稻
米畝益至一石以外則勸課之功其益愈大而其效愈
廣伏讀
大淸會典載
國朝墾荒自助牛種寬徵賦而外有懸爵賞以勵招徠之
條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課
之勤故獎之至也今營成之後地方官旣各視多寡以
爲考成民間自營者驗明成熟有效按頃畝分別等差

給予優奬又佐之以議敘之典贖罪之條如此則勸率
既至鼓舞自生數年後倍入之獲目驗而身習美利所
在民自趨之不待勸而無不勸矣

緩科輕則

康熙十二年

諭戶部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模莫不以足民爲首務必使田野開闢蓋藏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大之休見行墾荒定例俱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朕心深爲軫念以後各省開墾荒地俱著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其該管地方官員原有議敘定例如新任之官自圖紀敘紛更擾民者著各該督撫嚴行稽察題參處分

陸隴其論直隸興除事宜書一墾荒之宜勸也

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

必達部奏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鋤矢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

李紱廣西墾荒事宜疏臣思粵西不加開闢之故墾荒者出產惟穀納賦需銀差徭隨田而起恐貽後日之累所以裹足不前新奉

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寬其弓丈薄其科則則差

術可無累矣

據撫[illegible]斌請輕科勸墾疏查得原報可墾外各屬尚有荒地體察民情恐磽地薄收儻遇旱澇糧賦無出是以未肯盡力臣竊思瘠田雖產穀稀少若多墾數十萬畝年豐可得數十萬石米穀即年歉亦必稍有收穫裨多人不致乏食爲匪於民生實有裨益誠不可不爲多方勸導以盡地利臣查糧額內有斥鹵輕則每畝徵銀四釐六毫四絲米四合一勺六秒若令凡有難墾之地准照輕則起科則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廣收

臣則徐謹案水田之興西北大利也然或計其歲入之饒而議及歲供之數則民情懼罹重賦必將瞻顧不前昔徐貞明領墾田使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事初舉而煩言頓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徵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是因墾議賦適因賦病墾卒至田不加闢賦無可增於國於民兩無裨益況我

朝賦役之制東南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用一緩一實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無可議減賦又何可議增

請自今新開水田若本係行糧地畝照原額徵收永不
加增或係無糧荒地亦須酌寬年限緩其升科輕其賦
則明定章程徧行曉諭俾共知
聖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閒有倍入之收不計
國賦有絲毫之益庶貝儒絕顧瞻之慮豪猾息梗阻之謀
而樂事勸功共戴
皇仁矣

禁擾累

雍正元年

諭戶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為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惟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升科之例水田仍以

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永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
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
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
民阜俗之意
五年
諭内閣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爲利濟民生必須詳諭勸
導令其鼓舞從事方有裨益不得繩之以法若地方官員因
關與考成督課嚴急則小民轉受其擾矣著直隸學臣轉飭
教職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若地方官

員怠忽不加勸導或有逼勒過嚴者著學臣稽察奏報三路

巡察御史亦著善於勸導悉心稽察如地方官有奉行不善

之處即據實奏聞

六年

諭凡興修河渠等事朕意本欲惠養斯民為地方永賴之利乃

差往人員等奉行不善轉為閭閻之擾前聞直隸工員內有

因營田拔去民閒已種豇豆之事因諭令怡親王確查今據

參梁文中不行曉諭於事先乃將已成之禾稼逼令拋棄違

理妄行顯欲阻撓政事非無心錯誤可比該巡察御史苗壽

陶正中何以不行查參梁文中所犯既實不必交與該督再審著革職於工所枷號示衆其所毀壞豇豆著即於梁文中名下照數追賠

李光地飭興水利牒此事原爲百姓籌謀非如欽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履歷民閒務要減省徒從僕馬卑車勞問父老諭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

臣則徐謹案爲國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有僨事之

任事者方興利以救弊僨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誠慎之也今興治水田爲西北百姓建無窮之利民間自營之產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賦稅不增租典由便有利無害者也特恐創行之始或急於見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擾甚或違理妄行藉以阻撓政事如雍正六年

上諭處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將養民之政反爲擾民之事此端一開浮議乘隙而生必至懲羹吹齏因噎廢食是在承辦各官毋急近功毋執偏見虛心諮訪善言勸導毋令

書役得以藉手庶杜漸防微之慮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

破浮議懲阻撓

宋史食貨志何承矩知雄州大作稻田以足食於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晩稻値霜不成取江東早稻種之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阻之者頗衆旣晩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

國朝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浮議之惑民其說有二一曰北方土性不宜稻也凡種植之宜因地燥溼未聞有南北之分卽今玉田豐潤滿城涿州以及廣平正定所屬

不乏水田何嘗不歲歲成熟乎一曰北方之水暴漲則溢旋退則涸能爲害不能爲利也夫山谷之源泉不竭滄海之潮汐日至長河大澤之流遇旱未嘗盡涸也況陂塘之儲有備無患乎

藍鼎元論北直水利書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銳意舉行不爲浮言搖惑而已矣今所慮者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於北方此甚不然永平薊州玉田豐潤漠漠春疇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謂北地無水雨集則溝澮洪濤雨過則萬壑焦枯雖有河不能

得河之利此可以開墒隄防蘊其勢使河中常常有水
而因時啟閉使旱潦不能爲害者也或謂北方無實土
水流沙潰隄岸不能堅固朝成河而暮淤陸此則當費
經營耳然黃河兩岸一概浮沙以葦承泥亦能捍禦誠
不惜工力疏濬加深以治黃之法堆砌兩岸而渠水不
類黃强則一勞永逸未嘗不可恃也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種稻也土性
沙鹻水入卽滲也挖掘民地易起怨聲也且前朝徐貞
明行之而敗怡賢親王與大學士朱軾之經營亦垂成

而坐廢可爲明驗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冀州之產見今玉田豐潤杭稻油油且今第爲之興水利耳可稻可禾聽從民便不疑者一也土性沙鹻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鹻乎且即使沙鹻而多一行水之道究比聽其沖溢者猶愈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爲損地尤非知農事者今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收孰利況損者又予撥還不疑者三也至於前人之屢行屢罷此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言亦百世之利其時

王之棟奏劾出於奄人勳戚之意其疏亦第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其募南人開墾卽以地予之又許占籍左光斗之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其致人言也宜矣至營田四局成績具在公論難誣當日効力差員不無奉行未善所以賢王一沒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出也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

復鑿之畝收十石凡始事難成事易賡續以終之則是
中道而棄之則非不疑者四也
宜兆熊劉師恕奏有唐縣劣生于超等揑造將來加糧
名色恐嚇愚民將去歲已經具結情願營種之稻田不
許加功以致羣相觀望經知縣臧珣再三開喻而于超
等反赴臣衙門具𥤾執抗不遵當即咨革嚴究此等劣
衿劣監造言阻撓理合奏
聞容臣等酌量情罪嚴行究擬懲一警百庶知所畏懼而
善政可收實效矣奉

硃批所處甚是案內人犯審明後當嚴懲之他處亦勤加察訪如有此類不法之徒斷不可寬縱以長刁風

又奏磁州東西二閘去年議定五日一次啟閉水利均平實屬至善茲當啟放之期有吏員沈國連刁民顧成法等率眾阻撓當飭該府州將首惡拏解並宣布

聖意水利務在均平豈容獨霸隨據稱沈國連已拏監禁顧成法畏罪脫逃現在嚴緝而邨民俱各帖然聽從啟放除飭緝顧成法嚴究外其附和邨愚分別省宥以廣

皇仁奉

硃批直隸此等强横之風豈可不力為革除沈國連當嚴擬具
題覆成法嚴緝務獲其附和郵愚概予從寛發落卿等若能
如此不事姑息大振委靡則歷年之頹風何難挽回惟須力
行不倦毋偶為此一二事以取信於朕隨復懈弛也厭之或
褒或貶亦只據一事論一事就一時論一時耳勉之
臣則徐謹案天下事當積重難返之後萬不得已而思
變通幸而就理萬世之利也然北米充倉南漕改折
國家歲省經費萬萬民閒歲省浮費萬萬此皆自蠹穴中
剔出陋規中芟除者則舉行之日浮議阻撓必且百出

如前明宏治閒濬大通河漕船已達大通橋節省金錢
無算而張鶴齡等因失車利造黑眚之說以阻壞之夫
成功尚可壞況未成乎徐貞明初上水利議格不行遲
之十年重以蘇瓚徐待王敬民申時行諸人之力僅得
一試無何蜚語潛入王之棟一疏敗之而有餘舉事者
何其難撓事者又何其易也今
聖謨樞贊一德一心詢謀既定無慮異議之滋而小人之浮
言梗阻勢亦在所不免要之簧鼓不足聽而才健不可
長是在卓然不惑處之有道而已

田制溝洫 水器稻種附

明袁黃寶坻勸農書井田畛涂溝澮不必盡泥古法縱橫曲直各隨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中間有卑窪特甚者量疏爲塘塹出溝澮之間旱則蓄水潦則灌田地卑多水之處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中間又爲小岸岸下有溝以洩水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得出則車而出之近海田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鹹草叢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樁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十數丈爲小溝百數丈爲中溝千數丈

爲大溝以注雨潦謂之甜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旣盡乃種稻沙田沙淤之田也此田大率近水旣常潤澤可保豐熟四圍宜種蘆葦以護隄岸內則普爲塍岸可種稻秫閒爲聚落可種桑麻或中貫湖溝旱則平溉或旁繞大港澇則洩水無水旱之虞故勝他田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京畿地勢平衍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又隨地勢各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

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爲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縱有霖雨不能爲害矣

左光斗屯田水利疏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支流既分全流自殺下流既洩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惟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隄堰是不一用或故迹可尋或方便可設則疏渠之當議也東南地

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地與水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不能平引其法攔河設壩以壅之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秋水時至壞禾稼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旱則開之澇則閉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治山帶溪最易導引而山水暴漲沙石衝壓再行

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槪種秔稻恐不䁱習隨其高下聽其物宜總之水源一開水田之利勝旱地一倍價值亦增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燕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急水秋冬無所用之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惟原窪下之

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

國朝湯世昌請修溝道疏江浙之田畝收數石以水利修

而農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其大道

兩旁儘可開溝深廣以資蓄洩伏祈

勅諭各該督撫飭屬於秋成之後督率農民照河工民埝民

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鋤口於大道經

行之所開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剩寬四尺底寬

二尺深一丈因其地勢節節開通如有積淤量加深廣

以爲瀦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坡岸乘此農

限數月可竣行之有效卽鄭莊徑路亦可倣行
胡寶瑔開田溝路溝疏豫省地勢平衍其恃以宣洩者
溝渠之功實與河道相表裏前濬河道工竣卽將民田
溝洫宜開並每年加挑路溝及小溝廢渠宜復各緣由
陳奏奉
旨如所議永遠實力行之臣欽遵率屬辦理皆係民閒業佃
各就地頭施功雖有綿亙數十里者而一人一戶承挑
無幾是以民易爲力自是每歲或於春融或於農隙隨
時查勘總緣民閒連獲有收已享其利每歲加修更屬

力少而事便是以逐處寬深鮮有水患卽上年被水皆

由外河沖決並無內水瀰漫之處宜飭飭疏通就下甚

利田地皆得迭涸不悞耕種尤爲明驗也

沈夢蘭五省溝洫圖說溝洫之法先視通河以爲川次

視支河小水及地形低窪便於疏濬省工力者每距二

十里爲一澮川縱則澮橫除山澤城邑及沙磔不可耕

外每距七百二十步爲一洫每橫距八十步爲一遂縱

距二百四十步爲一溝皆經畫標識之合方二十里造

一册田若干戸戸若干畝逐一註明擇其老成衆素信

服者董司其事不可假手胥吏歲十月農事既登開濬
洫澮深廣如法其土即堆兩旁以塡塗道人工按畝科
計田率人耕三十畝丁率日挑二百尺人十日而洫澮
畢次開溝遂又十日而皆畢矣如大寒凍早溝遂明春
開亦可其田非自種者即著佃戶開濬照佃科工產主
量給飯食畝率穀米一升工畢之後丈量地畝畝折四
步均攤以歸畫一每歲春冬各令撈取洫澮新淤以糞
田畝率三四十尺以爲常例
又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西北地勢平衍河

流勁而多濁漲則勁流洶涌而衝決爲患退則濁泥滯澱而淤塞爲患古人於是作溝洫以治之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輸河無迅流野無熯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

畿輔安瀾志乾隆九年河道總督高斌請展唐縣廣利渠導唐完之水東流一百二十里於渠身兩岸每渠五里設一涵洞共二十有四聽民濬溝引渠分入均溉十一年又奏涵洞引水大利農田請唐完滿三縣涵洞不拘

五里鎭郵民自爲增設

又澧河在南和任縣二境爲利甚溥並無閘座涵洞民間穴隄以空心大木橫貫其內兩岸沿隄爲溝水自木心達諸溝塍謂之桶引水足則去桶塞穴隄岸依然

又唐縣尹楊一桂導唐河東流至南雹水郵有容水溝橫來溝下於渠三尺許因之則渠水跌落不能東行塡之則壅阻客水淹害郵田乃建木騰橋使河水騰於上山水穿其下上下並行而不相害橋櫚爲閘可啟閉啟則水洩注溝復入於河

王心撤井利說用水車之井必須用磚包砌淺者需七八金深者十金以上而一水車亦需十金淺井可灌二十餘畝深井且可灌三四十畝但使糞灌及時耘耔工勤即此一井歲穫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費二三十金而荒年收百石所值孰多至用轆轤之小井不須磚砌工匠不過數錢器具不過一金若地帶沙石須磚砌者工費亦只三五金一井可及五畝但得工勤歲可得十四五石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費三五金而於荒年收穀十四五石甚至二十餘石所值孰多

蔣炳諭民鑿井菑農民罔知盡力耕鑿臣留心訪察凡有井之地悉爲上產每大井可溉田二十餘畝中井亦十餘畝雨澤偶愆足資綆汲請令將臣詳議曉諭農民有能鑿大井者給口糧工本中井半之地方官親爲相度計及久遠庶磽瘠可變膏腴

劉於義慶雲鹽山事宜疏慶雲鹽山兩邑雖有鹹池及苦水之處而甜水可以澆灌之地甚多但百姓無力砌井查每砌磚井一需物料銀八兩可灌地五畝若廣爲穿井小旱之年百姓竟可不餒請於水利節省項下將

慶雲縣賞給銀一萬兩可砌磚井一千二百五十鹽山縣賞給銀八千兩可砌磚井一千再令百姓每年多開土井以助澆灌

元王禎農桑通訣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槔之類挈而上之若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爲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凡下灌及平澆之田爲最用車起水者次之再車三車之田又爲次也

王禎灌溉圖譜水柵排木障水也若溪深田高水不能

及於上流作棚遏水使之旁出下溉以及田所水閘開閉水門也間有地形高下水路不均則跨據津要築壩前立斗門以備啟閉旱則激水灌田又可轉激轉磑實水利之總揆也水塘卽洿池因地形坳下用之瀦蓄水潦或修築圳堰以備灌溉大凡陸地平田別無溪澗井泉以溉者救旱之法非塘不可

又翻車今龍骨車也牛轉翻車比人踏功將倍之水轉翻車視水勢隨宜用之其水日夜不止絕勝踏車筒車水激轉輪衆筒兜水以灌田晝夜不息連筒以竹通水

也架槽木架水槽也戽斗挹水器也刮車上水輪也桔槔挈水械也轆轤纏綆械也

明西洋熊三拔泰西水法龍尾車者河濱挈水之器也物省而不煩用力少而得水多若有水之地悉皆用之竊計人力可以半省天災可以半免歲入可以倍多玉衡車者井泉挈水之器也一人用之可當數人高地植穀縱令大旱能救一夫之田

畿輔通志宛平縣產稻有糯粳二種香河縣產粳稻糯稻水稻旱稻昌平州產膳米房山縣產稻紅白二種遵化

州產東方稻雙芒稻虎皮稻之類皆食米糯稻有旱糯白糯黄糯皆可釀酒滿城縣産稻有黃鬚者有烏鬚者有粳稻旱稻糯稻淶水縣產水稻邢臺縣産稻有三種紅口稻芒稻糯稻

臣則徐謹案溝洫之利甚溥非獨水田宜設前人論之詳矣而經畫水田要在盡力溝洫陂塘之瀦蓄所以供溝洫之挹注也閘堰涵洞之啟閉所以均溝洫之節宣也溝洫修而田制備田制備而地中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脈水旁之地無一畝不化爲膏腴大禹之粒烝民

舉其要不外濬川距海濬甽澮距川然則營田之政亦
盡力溝洫而已直隸八郡地勢西北高東南下而一郡
之中又各有高下之異今擇其近水之處隨宜經畫負
山高仰之地可導泉引溉則爲陂爲塘以備旱暵瀕河
平廣之地可疏渠引溉則爲閘爲堰以齊旱潦瀕海近
淀之地可築圍引溉則爲圩爲隄以防漫溢如是則水
之爲田患者與水之不爲田用者蓋亦寡已經畫既定
播種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別
土性擇稻種以適氣候之宜使向之聽豐歉於天時者

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寶咸登矣

開築挖壓田地計畝攤撥

怡賢親王請設營田疏臣等更有請者從來非常之利言之而不行行之而不究者非局外之浮議爲阻實局中之規畫未周也臣等恭聆

訓旨凡民間之小屋有礙水道者加倍賞償人哉

王言順人情而溥美利無過於是伏念濬河築圩損數夫之產利千耦之耕甚而富家百頃俱享平成貧人數畦偏値挖壓若概償官價不惟所費不貲亦非民情所願計畝均攤通融撥抵視本田畝數加十之二三其河淀窪

地已經成熟報升必須挖掘者將附近官地照數撥補

如此則事無中撓人皆樂從矣

柴潮生水利救荒疏疏河開溝建閘堀塘其中有侵及

民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民

情自無不樂從

劉於義高斌水利事宜疏一築堤開河間有估用成熟

地畝查係旗地就近撥補係民地照例給價仍於糧冊

內查明題請開除

臣則徐謹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爲畝畝折四步爲

溝洫損四步以益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為利愈廣或利周一邑或利隔數郡而遇有佔用民地之處輒生異議者虧一家私己之產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恆情所樂從也我

憲皇帝洞察此情爰有加倍賞償之

諭飭經怡賢親王奏請均攤撥抵部議准行立法最為盡善至

乾隆間旗地仍歸撥補而民地則改行給價竊惟民間田地時值不齊少給則輿情不洽多給則經費不貲並恐民心難饜轉啟煩言覩徐貞明濬滹沱之役以償價不

敷致滋忌者口實功敗垂成知給價之正多格礙也且開築既資公利則地畝自應公派所有挖壓田地仍宜於灌溉所及之地計畝均勻撥還庶

國帑不靡而民情大順矣

禁占墾礙水淤地

乾隆三十七年

諭淀泊利在寬深其旁間有淤地不過水小時偶然涸出水至則當讓之於水方足以暢蕩漾而資瀦蓄非若江海沙洲東坍西漲聽民循例報墾者可比乃瀕水愚民貪淤地之肥潤占墾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則蓄水之區日益減每遇潦漲水無所容甚至漫溢爲患在閭閻獲利有限而於河務關繫非輕其利害大小較然可見是以屢經勅諭冀有司實力辦理今地方官奉行不過具文塞責且不獨直隸爲然他省濱

臨河湖地面類此者諒亦不少此等占墾升科之地一望可知有其已往者其將來無難力為防遏何漫不經意若此通諭各督撫除已墾者姑免追禁外嗣後務須明切曉諭毋許復行占耕違者治罪若仍不實心經理一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

陳儀後湖官地議玉田後湖營田賢王措置之妙尤在留湖心毋墾以為瀦水歸宿之所蓋周圍築堰山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留湖心以受之則功乃可萬全所棄者少而所全者大也自游民申有

山借墾荒之名冒耕湖心之地違賢王措置之苦心遂
遺營田之害
陳貴中京東水利議欲興水利於西北當卽規度地勢
爽最下之田蠲其常稅瀦爲陂澤潦有所洩旱有所資
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頃而其餘所墾之地凶歲俱可無
虞是一時所蠲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如必窪下
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耕之水既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
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濫之害多此勢
之必不行者

沈聯芳邦畿水利集說

畿輔地方平衍河道縱橫入海之處惟海河一門全賴大澤以容蓄衆流瀦者淀泊淤地爲民間占種甚或報墾升科地方有司受其所惑殊不知阻遏水道其咎綦重惟是積重難返圈圩耕種之地未能悉行除去是不可不詳查如有實在阻塞水道之處宜急爲鏟挖永行禁止

臣則徐謹案天以五行生萬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與水爭地而水違其性水利失水患滋

矣明臣潘鳳梧曰若計開田先計儲水荒政要覽曰澤
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體用爲上流之
壑爲下流之源全繫乎澤澤廢是無川也
畿輔之地百川輻輳類泛泊以爲之容蓄而後澇不虞況
濫旱不至焦枯自規圖小利者於附近淤地日漸占墾
以至阻礙水道旱澇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關繫非小
夫治地之法將有所取必有所棄彼窮鄉澤內之地可
爲田而不鄉澤外之田將胥而爲水其弊觀郎鹿無虞
鑿空尋訪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畝務

須査明界址分别剗除永禁侵墾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此正經營之始所當早爲禁絕以杜流弊者也

推行各省

史記列傳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灌田民以給足

漢書溝洫志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又鄭國鑿涇水爲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因名曰鄭國渠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又列傳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

後漢書列傳鄧晨爲汝南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

唐書列傳姜師度徙同州刺史開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

又韋武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

又温造爲朗州刺史開復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太和中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濟源河内温武陟田五千頃

元史列傳郭守敬陳水利六事其五懷孟沁河漏堰餘

水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

明周用東省水利議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兖州三府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

修溝洫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委之於海則治河裕民之計也

馮應京重農考中州濱河之區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灌溉幷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

國朝畢沅陝省農田水利疏陝西四塞雄封厥田稱上漢中興安商州各屬延亙南山水土饒益西安同州鳳翔

三府粥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爲陸海與區涇陽龍洞一渠爲關内膏腴之最大川如涇渭灞滻澧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消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變瘠土爲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爲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爲溝洫胥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

臣則徐謹案西北諸省古稱沃饒之地甚多河渠溝洫漢唐以來代有興舉成效著於史策自水利積久失修膏腴之壤皆爲陸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者

縣舉稻田之利語之人必不信然粵西民俗則又止知水田種稻不知旱地可種雜糧先臣李紱因地有餘利請多覓農師教導兼植北方粱粟易地以觀可知南北種植之殊端由民習不盡關土性也今請俟

畿輔倡行之後確有明效且共覩稻田之入倍於旱田自必聞風興起乃以營種之法頒之山陝豫東諸省令各隨宜相度以漸興舉由是推行愈廣衆利愈宏財用阜成家給人足風俗純厚經正民興東南可藉蘇積困而西北且普慶屢豐此億萬世無疆之福也

終

本傳

林則徐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四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二月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時河南儀封南岸工程未竣則徐以料販囤積居奇奏請飭地方大吏嚴密查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下所司議行先是海盜張寶投誠後界官至副將至是復擢總兵則徐恐其驕蹇不可制疏劾之

上韙其言四月

京察一等復帶

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浙江杭嘉湖道道光元年聞父病引疾歸

二年授江蘇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鹽運使三年遷江

蘇按察使四年正月署布政使八月丁母憂五年奉

旨署南河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四月

命署兩淮鹽政以疾辭十月服闋七年五月授陝西按察使署

布政使旋升江甯布政使十月丁父憂十年正月服闋

六月授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調河南布政使十一年七

月調江甯布政使時江蘇水災咨糴河南米麥則徐委員赴商邱劉家口及陳州光州採辦由河淮運達江境順道親往督辦並於淮揚一路勘災籌賑十月擢河東河道總督十二年正月疏言運河挑工已完六分惟沿隄出土之路因泥漿拋撒逐條凍積名曰泥龍尚未除淨日積日多挑運更爲費事一經春雨更恐沖入河心見飭工員挑完一段即起淨一段泥龍其已挑未淨之處官差夫頭均量予懲責

上是之二月擢江蘇巡撫未卽赴任三月奏言稭料爲河工第

一弊端其門垛灘垛底廠及併垛戴帽各名目非抽拔
拆視難知底裏見將南北十五廳各垛查明抗弊者察
治並請裁山東泉河通判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眞者六月抵巡撫任疏
言江蘇錢穀最爲繁重而漕務痼疾已深整頓錢漕先
懲已甚清釐倉庫尤貴截流當執法者不敢以姑息成
玩心當設法者不敢以拘牽礙全局報
聞所議裁汰冗員則係偕兩江總督陶澍奏裁江甯鎭江二府
照磨揚州府檢校華亭縣主簿金壇縣湖豁司巡檢又

偕南河總督張井奏裁丹徒如臯二縣縣丞儀徵清江
閘閘官均
允行時九月以南河盜決官隄首犯陳端日久未獲降五級留
任先是則徐在江甯藩司任内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
煑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耔種
禁燒鍋凡十二條經陶澍以
聞至是事竣偕陶澍奏請獎勵捐輸出力各官紳
允之十二月密陳藩臬道府考語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
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員之

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謹將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略具梗概以
聞初則徐任按察使時奉
旨綜辦三江水利以憂去任經陶澍奏明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則徐以劉河近日淤墊更甚奏請接行勘辦
從之七月奏言江蘇錢漕倍於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

勢難一律清解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漸彌彌補得

旨竭力爲之八月奏江蘇各沙洲前經召佃收租充水利經費惟其中有書院善堂公產及民戶承買之業請自道光八年新例以前報部有案者遵照舊案一律准買執業其未經報部及例後所報者發還原價概行歸公以示限制而杜效尤下部議行是年夏秋間江蘇各府或江湖盛漲廬畝被淹或暘雨愆期收成積歉九月蘇松等

屬續遭風雨木棉穀粒均有受傷委員勘實奏請蠲賑
格於
廷議復上疏曰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錢漕最重道光
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民力愈見拮据今歲秋禾節
節受傷甚至發芽黴爛每畝比之上年少收五六斗民
間積欠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際糧價日昂
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
其完納即追呼敲扑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缺米州縣
向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

買之米且鄰省亦適被偏災布疋絲紬銷售稀少藉予
毋者無可乘之利任筋力者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
勘不成災而困苦情形實與全災無異覩此景象時時
恐滋事端儻遇盤詰譏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疏入
報可十一月以陳端就擒伏誅偕附劄奏保出力人員十五年
正月奏鎮江所屬丹徒丹陽運河為江浙漕船要道見
屆大挑之年請計段興工均
允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十六年二月回巡撫任七月復署兩

江總督十一月入
覲十七年正月擢湖廣總督時荆襄歲苦水患則徐抵任後修
築隄工躬自監視七月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章程
如所議行尋以江南河庫道李湘茝因庫款不清褫職
則徐坐前任江蘇巡撫時註考不實降四級留任九月
前任總督訥爾經額奏武岡州滋事首逆藍正樽已被
鄉勇毆斃則徐遵
旨研究亦以毆斃屬實覆奏
上責其隨同附和遷就了事降五級留任十八年二月偕湖南

巡撫錢寶琛奏籌辰沅道屬苗疆屯防各事宜下部議行又疏陳整頓鹽務略言貧民挑運售私其近川近粵近黔之處與兩淮場竈皆遠而鄰鹽一蹴即至成本既輕售價自賤且鄰省鹽課皆輕淮綱獨重即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盈此縮況以無課之私販紛紛侵灌其勢更不能相敵見在剴諭紳民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獨於食鹽計較貴賤犯法食私紳衿革功名平民受滿杖明利害者當不至如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若鹽課復背官食私天良何在嗣後責成紳衿大戶及鄉團

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其挑賣之窮民許改充肩販由官鹽店給票赴鄉賣完繳價再從前襄陽宜昌衡州三處奏明官運商鹽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愍辦並無成效且一種姦販轉買減價之賤鹽以灌旺銷之引地藉完資盜無異剜肉補瘡應將此三處不令減價以杜流弊四月奏請湖南提督常駐辰州府扼要彈壓均

允之閏四月湖南撫標右營遊擊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覺則徐坐曾經保奏降四級留任九月奏各州縣水旱偏災奉

恩冊謄黃祇能開載若干村莊其地名不能一一全敘難保吏胥無高下其手矜民亦或狡稱蠲免紛紛訐訟請將應蠲應緩應遞緩之項飭細冊由各州縣另行繕榜隨同謄黃徧貼曉諭並責成該管道府稽查毋許隱匿

上嘉其所見精細

允行先是鴻臚寺卿黃爵滋疏請嚴禁鴉片煙以塞漏卮吸食者治以死罪

命下中外各大臣議奏則徐奏言鴉片流毒已甚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況行

法在一年以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
必直省諸臣共矢一心極力挽回以期永絕澆風此法
乃不爲贅設遂擬章程六條一收繳煙具以絕饞根一
各省於定議後出示分一年爲四限遞加罪名以免觀
望一加重開館興販及製造煙具罪名勒限自首以截
其流一失察處分先嚴於所近一著令地保甲長查起
煙土煙膏煙具庇匿者罪同正犯一豫講審斷之法以
杜流弊因繕呈戒煙經驗藥方數種尋奏湖南湖北拏
獲煙販並收繳煙土煙膏煙具情形

上嘉之十一月入

覲

賜紫禁城騎馬

命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

制十九年三月偕總督鄧廷楨等奏查辦躉船二十二

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請酌給茶葉大黃以

示體恤得

旨所辦可嘉之至該夷畏罪自首情尚可原免其治罪酌賞之

處著照所議則徐下部優敘四月奏夷人夾帶鴉片請照化

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酌予限

期

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行新例既定則徐請先傳檄暎咭唎國王

諭以利害擬稾呈

覽俶發又遵查海口排鍊礮臺情形奏言廣東中路海口以虎

門爲咽喉進口七里一山屹立海中曰横檔其前有巨

石曰飯籮排又其前小山曰下横檔海道至此分二支

右多暗沙左以武山爲岸山下水深夷船必由之路海

面僅三百餘丈鎖以鐵鍊承以木排復建礮臺俯臨排

踈就令夷船堅固衝斷鐵鍊尚有一層阻截羈絆多時

臺礮乘之必成灰燼報

聞時通商之國以十數俱遵具並無夾帶鴉片切結惟咦咭唎

特兩端七月夷目義律率船五隻以索食爲名犯尖沙

嘴則徐檄參將賴恩爵禦之九龍山碎其雙桅大船夷

船紛集礮彈如雨我軍以網紗障船就旁施礮斃夷多

名接仗踰五時夷人死傷益衆遂巡遁八月復檄守備

黃琮等偵夷船於潭仔洋面乘夷人方開礮亟擲火斗

火礶焚其船敗走之義律因潛赴澳門倩他國夷人遞

說帖求轉圜則徐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
諭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
浪但誡卿等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時御史步際桐
奏謂責夷出結徒開含混之路則徐覆言夷人最重然
諾彼愈不肯出結愈見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
飭取臣不敢存趨易避難之見致負委任尋義律經則
徐檄諭雖自稱悔罪稟請逐船搜查勒限驅回空躉仍
觀望罔免具結九月復乘閒糾兵船滋擾水師提督關
天培敗之穿鼻洋遂竄泊尖沙觜則徐以其北有山梁

日官湧可以俯而攻也令深溝固壘以待之暎夷果六
犯官湧皆受懲創然猶逗留外洋則徐疏其反覆情形
上以彼曲我直中外咸知
諭令停止貿易暴其罪狀驅逐出口則徐復請
敕下福建浙江江蘇各督撫嚴防海口如所請行先是三月則
徐調兩江總督未即赴任十二月調兩廣總督奏請移
高廉道駐澳門並撥隸水師以資控馭
允之尋順天府府尹曾望顏奏請無論何國概絕通商大小漁
船概禁出洋以斷接濟則徐遵議奏言自斷暎夷貿易

後他國夷商喜此盈而彼絀當以夷制夷使相問相睽
若槪興之絕轉恐聯爲一氣且廣東民人多以海爲生
若槪禁出洋則勢不可以終日擬令漁人出洋止許帶
一日之糧庶少接濟下軍機大臣議行時唤夷被逐寄
椗外洋句引漁船蛋戶誘以重利希圖接濟銷售二十
年正月則徐定計以毒攻毒令關天培密裝礮船雇漁
蛋各戶教以出洋埋伏候夜深順風揚火焚艭附夷舟
匪船二十三隻延燒夷舟及海灘篷寮自是漢奸膽慑
夷船接濟幾斷四月奏尖沙嘴爲夷船經由寄泊之區

又爲粵省東赴惠潮北趨閩浙要道請與官涌兩處各
建礮臺俾聲勢聯絡如所請行五月再焚夷船於磨刀
外洋延燒匪艇十一隻毀寮九座尋諜知噗夷薪來兵
船遊駛外洋請
飭沿海各省嚴備詷探夷船揚帆東向因奏言夷情詭譎凡事
矯飾虛張若徑赴天津求通貿易所陳或尚恭順仍懇
優以懷柔之禮
敕查嘉慶二十一年成案將其遞詞人由內河護送至粵藉可
散其爪牙六月噗夷改犯浙陷定海掠甯波則徐上疏

自請治罪並密陳夷務不能中止略云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擾於浙雖變動若出意外其窮蹙實在意中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夷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勢必他國紛紛效尤不可不慮因請戴罪赴浙隨營自效嘆夷旋復構釁於粤則徐調集米艇火船築墩置礮於蓮花峯下爲關閘前山隘蔽

又以安南軋船專擊船底夷人所憚遣人求式仿造以備火攻七月親駐虎門督師水路夾擊礮傷夷船沈其三板數隻獲礮彈大小二百有奇八月再敗之龍穴洲船夷惶亂不能拒僅放空礮他船來援我軍轟斷其篷索不得進遂乘潮南竄一役斃夷無算官兵受微傷僅數人捷奏未至九月

諭曰自查辦以來內而姦人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不能斷絕甚至本年福建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皆林則徐辦理不善之所致著交部嚴加議處卽來京聽候部議此次

暎夷各處投遞稟帖訴稱兔抑朕洞悉各情斷不為其所動惟該督以特派大員辦理總無實濟轉致別生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為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夷稟訴遽予嚴議也

尋部議革職

命仍折回廣東以備查問則徐旣獲罪琦善代之十二月琦善奏暎夷要求情形

上覽奏震怒所請廈門福州通商及給還煙價均不准行飛調四川湖南貴州兵赴廣東

諭琦善督同則徐妥為辦理二十一年三月

賞四品卿銜

命赴浙江鎮海軍營協辦事務則徐至浙與兩江總督裕謙浙

江巡撫劉韻珂籌辦海防飭次搶獲夷匪正法杜絕接

濟嚴堵要隘夷不得逞五月復革去卿銜遣戍伊犂七

月河決開封則徐道中奉

恩旨免遣戍襄辦東河河工時大學士王鼎奉

命總理河務以則徐熟悉情形深資得力入奏得

旨卽督飭工員趕辦二十二年工竣仍遣戍二十四年伊犂將

軍布彥泰奏請

飭則徐勘辦伊犁開墾事宜則徐遂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
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請酌
給回子耕種並請改屯兵為操防均如議行新疆水利
大興二十五年九月
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
賞三品頂戴署陝甘總督十二月行抵甘州會野番肆劫飭鎮
將防護馬廠并仿洋礮之法改製大礮推輪運放士氣
爭奮二十六年三月授陝西巡撫仍暫留甘肅偕陝甘
總督布彥泰等辦理番案六月剿番族番僧於黑錯寺

復追擒果岔匪巢殲捡殆盡得
旨調度有方下部優敘時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則徐
謂如是則來歲又饑也乃官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
牛予以息次年歲乃大熟十一月因病奏請開缺得
旨賞假三月二十七年升雲貴總督時雲南漢回互鬭垂十數
年焚殺幾無虛日則徐抵雲南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
控保山縣漢民沈振達串謀誣害劫殺無辜經地方官
提犯鞫訊漢民遂糾衆奪犯燬官署劫獄囚擅殺回戶
拆斷瀾滄江橋道路以梗永昌鎮道以下皆被困城中文

報久斷漢民因揑造文武會稟則徐察其偽密遣員役
易服偵探得實二十八年督兵赴剿先宣示曰但分良
莠不分漢回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句結土匪滋
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柵殪匪數百並撫恤受害良
民趙州底定保山民聞風慴服縛犯迎師則徐按其罪
重者百數十人立誅以徇駐大理數月召漢回父老諭
以恩信衆皆感畏復乘勢按捕永昌順寧雲州姚州歷
年犯捕械官諸匪千餘名寘諸法奏入得
旨加太子太保銜並

賞戴花翎二十九年五月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則徐檄總兵
拴住迤西道王發越率明光隘士守備左大雄剿平之
上嘉其遠振軍威又安邊地六月因病請假七月復奏請開缺
允之則徐回籍後暎夷因廣東停其貿易不許入城改而之閩
入省城住神光積翠二寺則徐率紳士倡議驅之慮其
以礮船來海口恐喝數乘扁舟至虎門閩安諸海口閱
視形勢函商疆吏與總督劉韻珂巡撫徐繼畬意見不
合三十年五月大學士潘世恩尚書孫瑞珍杜受田應
文宗顯皇帝登極求賢詔均首以則徐薦初則徐之入覲也嘗

臚陳直隸水利事宜十二條及奉使廣東
宣宗成皇帝密詢以漕運利弊則徐疏陳四條一本原一補救
一補救外之補救一本原中之本原其言本原中之本
原則開畿輔水利也至是
命迅速來京聽候簡用九月以廣西逆首洪秀泉稔亂
諭曰朕睠懷簡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忍前任雲貴總
督林則徐疊次宣召尚未來京著即作爲欽差大臣頒給關
防馳赴廣西會勦林則徐受
皇考簡任深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蔵事朕所夙知

諭著色星馳就道蕩平羣醜綏靖巖疆毋違朕命十月
命署廣西巡撫十一月行次廣東潮州病卒
諭曰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洊歷外任疊蒙
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勦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
洊荷
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
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
京嗣因廣西匪徒滋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
赴軍營勦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起程方冀迅埽邊氛以綏

南服茲據徐繼畬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溘逝念其力疾從公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

尋

賜祭葬謚文忠咸豐元年雲南巡撫張亮基請以則徐入祀雲南名宦祠二年陝西巡撫張祥河奏請於陝西省城爲則徐建立專祠均

允行同治四年入祀江蘇名宦祠子汝舟翰林院編修聰彝浙江候補道拱樞刑部郎中